

列女傳補注

卷七
校正

卷八

敘錄

四册



08546

列女傳補注卷七

福山玉照園

不涸圖

孽嬖傳

夏桀末喜

末喜者夏桀之妃也美於色薄於德亂孽無道女子行
丈夫心佩劍帶冠桀既棄禮義淫於婦人求美女積之
於後宮收倡優侏儒狎徒能為奇偉戲者聚之於旁造
爛漫之樂日夜與末喜及宮女飲酒無有休時置末喜
於膝上聽用其言昏亂失道驕奢自恣為酒池可以運
舟一鼓而牛飲者三千人鞫其頭而飲之於酒池醉而
溺死者末喜笑之以為樂龍逢進諫曰君無道必亾矣

女七

一

桀曰日有亾乎日亾而我亾不聽以為妖言而殺之造
瓊室瑤臺以臨雲雨殫財盡幣意尚不饜召湯囚之於
夏臺已而釋之諸侯大叛於是湯受命而伐之戰於鳴
條桀師不戰湯遂放桀與末喜嬖妾同舟流於海死於
南巢之山詩曰懿厥哲婦為梟為鴟此之謂也
頌曰末喜配桀維亂驕揚桀既無道又重其荒姦軌是
用不恤法常夏后之國遂反為商

末喜者夏桀之妃也

末喜或作妹嬉後漢書注引作桀妃有施氏女也此脫

造爛漫之樂

爛漫言其聲之流浪靡曼也

為酒池可以運舟一鼓而牛飲者三千人

韓詩外傳曰桀為酒

池可以運舟糟卽足以望十

里或曰牛飲者以鼻飲也

鞞其頭而飲之於酒池鞞猶鞞也

龍逢進諫曰君無道必亾矣韓詩外傳載關龍逢進諫曰古之人君身行禮

義愛民節財故國安而身壽今君用財若無窮殺人若恐弗勝君若弗革天殃必降而誅必至矣君其革之

造瓊室瑤臺以臨雲雨以臨雲雨言其高也瓊瑤皆美玉以為飾也後漢書注引

瓊作琤

戰於鳴條太平御覽引曹大家注曰鳴條南夷地名今按史記集解引鄭注與曹注同

同舟流於海死於南巢之山淮南子云同舟浮江奔南巢之山而死此作流

於海誤

女七

二

頌姦軌是用軌與充同

殷紂妲己

妲己者殷紂之妃也嬖幸於紂材力過人手格猛獸

智足以距諫辯足以飾非矜人臣以能高天下以聲以

為人皆出己之下好酒淫樂不離妲己妲己之所譽貴

之妲己之所憎誅之作新淫之聲北鄙之舞靡靡之樂

收珍物積之於後宮諛臣羣女咸獲所欲積糟為卽流

酒為池縣肉為林使人裸形相逐其閒為長夜之飲妲

己好之百姓怨望諸侯有畔者紂乃為炮格之法膏銅

柱加之炭令有罪者行其上輒墮炭中妲己乃笑比干

諫曰不修先王之典法而用婦言禍至無日紂怒以為妖言妲己曰吾聞聖人之心有七竅於是剖心而觀之囚箕子微子去之武王遂受命興師伐紂戰於牧野紂師倒戈紂乃登廩臺衣寶玉衣而自殺於是武王遂致天之罰斬妲己頭懸於小白旗以為亾紂者是女也書曰牝雞無晨牝雞之晨惟家之索詩云君子信盜亂是用暴匪其止其維王之邛此之謂也

頌曰妲己配紂惑亂是修紂既無道又重相謬指笑炮炙諫士劊囚遂敗牧野反商為周

妲己者殷紂之妃也

如己或作妲改有蘇氏女也

女七

三

手格猛獸

格鬪也言徒手可以搏猛獸

作新淫之聲北鄙之舞靡靡之樂

史記云使師涓作之鄙作里

紂乃為炮格之法膏銅柱加之炭令有罪者行其上

輒墮炭中妲己乃笑

史記集解引妲己笑下有名曰炮格之刑六字此脫去之索隱

曰鄒誕生格一音閣又云為銅格炊炭其下使罪人步其上與列女傳少異今按炮格俗作炮烙此依宋

本史記改

紂乃登廩臺衣寶玉衣而自殺

廩臺卽鹿臺也史記集解徐廣曰鹿一作

廩衣其寶玉衣赴火而虎本史記

周幽褒姒

褒姒者童妾之女周幽王之后也初夏之衰也褒人之

神化爲二龍同於王庭而言曰余褒之二君也夏后卜殺之與去莫吉卜請其滌藏之而吉乃布幣焉龍忽不見而藏滌積中乃置之郊至周莫之敢發也及周厲王之末發而觀之滌流於庭不可除也王使婦人裸而諫之化爲元蜃入後宮宮之童妾未毀而遭之旣笄而孕當宣王之時產無夫而乳懼而棄之先是有童謠曰槩弧箕服實亾周國宣王聞之後有人夫妻賣槩弧箕服之器者王使執而戮之夫妻夜逃聞童妾遭棄而夜號哀而取之遂竄於褒長而美好褒人狗有獄獻之以贖幽王受而嬖之遂釋褒姒故號曰褒姒旣生子伯服幽

女七

四

王乃廢后申侯之女而立褒姒爲后廢太子宜咎而立伯服爲太子幽王惑於褒姒出入與之同乘不卹國事驅馳弋獵不時以適褒姒之意飲酒流湏倡優在前以夜續晝褒姒不笑幽王乃欲其笑萬端故不笑幽王爲烽燧大鼓有寇至則舉諸侯悉至而無寇褒姒乃大笑幽王欲悅之數爲舉燧火其後不信諸侯不至忠諫者誅唯褒姒言是從上下相諛百姓並離申侯乃與繒西夷犬戎共攻幽王幽王舉燧燧徵兵莫至遂殺幽王於驪山之下虜褒姒盡取周賂而去於是諸侯乃卽申侯而共立故太子宜咎是爲平王自是之後周與諸侯無

異詩曰赫赫宗周褒姒滅之此之謂也

頌曰褒神龍變寔生褒姒與配幽王廢后太子舉燧致

兵笑寇不至申侯伐周果滅其祀

化為二龍同於王庭而言曰同其也此下

夏后卜殺之與去莫吉鄭語去下有之字又有與止之三字吉作告

卜請其熬藏之而吉熬龍所吐沫也或曰血也

而藏熬積中乃置之郊積櫃也置之郊鄭語作傳郊之蓋言傳祭之於郊也

王使婦人裸而諫之化為元蜺入後宮裸去裳也諫謹呼也鄭語

作不憚而諫之注云裳正幅曰憚蜺蜺也象龍鄭語作龍注云龍或為蜺

宮之童妾未毀而遭之既笄而孕毀毀齒也女子七歲而毀齒十五而

女七

五

也笄

先是有童謠曰檠弧箕服史記童下有女字鄭語注云山桑曰檠弧弓也箕木

名服矢房

褒人姁有獄獻之以贖姁褒人之名也贖贖罪也

幽王為燧燧大鼓有寇至則舉燧燧火也夜曰燧晝日燧皆置亭障候敵

以告警大鼓聲聞數百里

赫赫宗周褒姒滅之宗周面周鎬京也滅毛詩作滅傳云滅滅也釋文滅本或作滅

衛宣公姜

宣姜者齊侯之女衛宣公之夫人也初宣公夫人夷姜

生伋子以為太子又娶於齊曰宣姜生壽及朔夷姜既

死宣姜欲立壽乃與壽弟朔謀構伋子公使伋子之齊
宣姜乃陰使力士待之界上而殺之曰有四馬白旄至
者必要殺之壽聞之以告太子曰太子其避之伋子曰
不可夫棄父之命則惡用子也壽度太子必行乃與太
子飲奪之旄而行盜殺之伋子醒求旄不得遽往追之
壽已死矣伋子痛壽爲己死乃謂盜曰所欲殺者乃我
也此何罪請殺我盜又殺之二子旣死朔遂立爲太子
宣公薨朔立是爲惠公竟終無後亂及五世至戴公而
後寧詩云乃如之人德音無良此之謂也

頌曰衛之宣姜謀危太子欲立子壽陰設力士壽乃俱

死衛果危殆五世不寧亂由姜起

女七

六

有四馬白旄至者必要殺之

按詩曰子子干旄在浚之郊素絲紕之良馬四

之彼姝者子何以畀之今以傳推之疑詩卽爲此事而作也必用白旄者取易於識別也以詩言素絲故知爲白旄也浚衛之界上邑姜使力士待伋之地也姝忠順貌姝子謂伋子也畀與也言彼四馬白旄忠順之子何故以此與之深痛惜之辭也此蓋出於魯詩之說而劉氏述之與毛詩異也其敘夷姜宣姜與左傳又異蓋皆本於魯詩耳要遮也史記曰令盜遮界上殺之與太子白旄而告界盜見持白旄者殺之義與此合

亂及五世至戴公而後寧

五當作三字之誤也三世謂宣惠懿也戴公昭伯頑

之子也
寧安也

魯桓文姜

文姜者齊侯之女魯桓公之夫人也內亂其兄齊襄公桓公將伐鄭納厲公既行與夫人俱將如齊也申繻曰不可女有家男有室無相瀆也謂之有禮易此必敗且禮婦人無大故則不歸桓公不聽遂與如齊文姜與襄公通桓公怒禁之不止文姜以告襄公襄公享桓公酒醉之使公子彭生抱而乘之因拉其脅而殺之遂死於車魯人求彭生以除恥齊人殺彭生詩曰亂匪降自天生自婦人此之謂也

頌曰文姜淫亂配魯桓公與俱歸齊齊襄淫通俾厥彭生摧幹拉胸維女爲亂卒成禍凶

女七

七

且禮婦人無大故則不歸

禮無歸寧兄弟之文大故謂出也

因拉其脅而殺之

拉折也脅幹也謂齊骨

魯莊哀姜

哀姜者齊侯之女莊公之夫人也初哀姜未入時公數如齊與哀姜淫既入與其弟叔姜俱公使大夫宗婦用幣見大夫夏甫不忌曰婦贄不過棗栗以致禮也男贄不過玉帛禽鳥以彰物也今婦贄用幣是男女無別也男女之別國之大節也無乃不可乎公不聽又丹其父桓公廟宮之楹刻其桷以夸哀姜哀姜驕淫通於二叔公子慶父公子牙哀姜欲立慶父公薨子般立慶父與

哀姜謀遂殺子般於黨氏立叔姜之子是爲閔公閔公既立慶父與哀姜淫益甚又與慶父謀殺閔公而立慶父遂使卜齮襲弒閔公於武闈將自立魯人謀之慶父恐奔莒哀姜奔邾齊桓公立僖公聞哀姜與慶父逼以危魯乃召哀姜酖而殺之魯遂殺慶父詩云啜其泣矣何嗟及矣此之謂也

頌曰哀姜好邪淫於魯莊延及二叔驕妒縱橫慶父是依國適以亾齊桓征伐酖殺哀姜

莊公之夫人也

莊上脫魯字下僖公僖字古本作釐詩鄘正義引曹大家云釐音僖可證

大夫夏甫不忘

夏甫氏不忘名也魯語云宗人夏父展又夏父弗忘是夏父展後人此蓋

女七

八

也誤

婦贄不過棗栗

魯語注棗取早起栗取敬栗曲禮曰婦人之贄脯脩棗栗

男贄不過玉帛禽鳥

禽鳥雉之屬獸亦曰禽也

酖而殺之

酖與鳩同鳥羽毒殺人也公羊傳酖作溢

頌哀姜好邪

好當作姦字形之誤

晉獻驪姬

驪姬者驪戎之女晉獻公之夫人也初獻公娶於齊生秦穆夫人及太子申生又娶二女於戎生公子重耳夷吾獻公伐驪戎克之獲驪姬以歸生奚齊卓子驪姬嬖於獻公齊姜先死公乃立驪姬以爲夫人驪姬欲立奚

齊乃與弟謀曰一朝不朝其閒用刀逐太子與二公子而可閒也於是驪姬乃說公曰曲沃君之宗邑也蒲與二屈君之境也不可以無主宗邑無主則民不畏邊境無主則閒寇心夫寇生其心民嫚其政國之患也若使太子主曲沃二公子主蒲與二屈則可以威民而懼寇矣遂使太子居曲沃重耳居蒲夷吾居二屈元空二格驪姬既遠太子乃夜泣公問其故對曰吾聞申生爲人甚好仁而強甚寬惠而慈於民今謂君惑於我必亂國無乃以國民之故行強於君君未終命而歿君其柰何胡不殺我無以一妾亂百姓公曰惠其民而不惠其父乎驪

女七

九

姬曰爲民與爲父異夫殺君利民民孰不戴苟父利而得寵除亂而衆悅孰不欲焉雖其愛君欲不勝也若紂有良子而先殺紂毋彰其惡鈞死也毋必假手於武王以廢其祀自吾先君武公兼翼而楚穆弑成此皆爲民而不顧親君不早圖禍且及矣公懼曰柰何而可驪姬曰君何不老而授之政彼得政而治之殆將釋君乎公曰不可吾將圖之由此疑太子驪姬乃使人以公命告太子曰君夢見齊姜亟往祀焉申生祭于曲沃歸福于絳公田不在驪姬受福乃寘鳩于酒施毒于脯公至召申生將胾驪姬曰食自外來不可不試也覆酒於地

墳申生恐而出驪姬與犬犬死飲小臣小臣死之驪姬
乃仰天叩心而泣見申生哭曰嗟乎國子之國子何遲
爲君有父恩忍之況國人乎弑父以求利人孰利之獻
公使人謂太子曰爾其圖之太傅里克曰太子入自明
可以生不則不可以生太子曰吾君老矣若入而自明
則驪姬死吾君不安遂自經於新城廟公遂殺少傅杜
原款使閹楚刺重耳重耳奔狄使賈華刺夷吾夷吾奔
梁盡逐羣公子乃立奚齊獻公卒奚齊立里克殺之卓
子立又殺之乃戮驪姬鞭而殺之於是秦立夷吾是爲
惠公惠公虎子圉立是爲懷公晉人殺懷公於高梁立
重耳是爲文公亂及五世然後定詩曰婦有長舌惟厲
之階又曰哲婦傾城此之謂也

頌曰驪姬繼母惑亂晉獻謀譖太子毒酒爲權果弑申
生公子出奔身又伏辜五世亂昏

乃與弟謀曰

弟與姊同女子先生謂後生爲姊也左傳曰其姊生卓子此以奚齊卓子俱驪

姬生

一朝不朝其閒用刀

閒隙也言不朝之時甚少耳便有乘其閒而用刀中傷之者如

上官榮等詐爲燕王書何霍光出沐日奏之欲以害光所謂一朝不朝其閒用刀也

無乃以國民之故行強於君

行強言行篡逆也

苟父利而得寵

晉語父作交此字形之誤交俱也

雖其愛君欲不勝也

欲會欲也

若紂有良子而先殺紂毋彰其惡

良善也言紂之不善假若先時被殺

其惡猶不至於彰聞

鈞死也毋必假手於武王以廢其祀

鈞同也假借也言紂若被殺於

子與被殺於武王鈞之死耳而可不廢其宗祀

自吾先君武公兼翼而楚穆弑成

晉語曰武公伐翼殺哀侯楚穆太子

商臣也弑成王事在驪姬後此言失矣

申生祭于曲沃歸福于絳

福胙肉也絳晉國都也

乃寘鳩于酒施毒于脯

晉語毒作董謂藥草鳥頭也鳥頭有大毒能殺人

公至召申生將胙

晉語胙作獻謂獻胙也

女七

十一

覆酒於地地墳

墳起也

有父恩忍之況國人乎

言有父之恩而尚忍殺之況能愛國人乎晉語無恩字

乃戮驪姬鞭而殺之於是

史記索隱引作鞭殺驪姬于市今本作是蓋字聲之

誤耳

亂及五世然後定

五世謂奚齊卓子惠公懷公至文公乃定也

頌毒酒為權

權謂誦詐也

魯宣繆姜

繆姜者齊侯之女魯宣公之夫人成公母也聰慧而行

亂故諡曰繆初成公幼繆姜通於叔孫宣伯名喬如喬

如與繆姜謀去季孟而擅魯國晉楚戰於鄆陵公出佐

晉將行姜告公必逐季孟是背君也公辭以晉難請反
聽命又貨晉大夫使執季孫行父而止之許殺仲孫蔑
以魯士晉爲內臣魯人不順喬如明而逐之喬如奔齊
魯遂擯繆姜於東宮始往繆姜使筮之遇艮之六史曰
是謂艮之隨隨其出也君必速出姜曰亾是於周易曰
隨元亨利貞无咎元善之長也亨嘉之會也利義之和
也貞事之幹也終故不可誣也是以雖隨无咎今我婦
人而與於亂固在下位而有不仁不可謂元不靖國家
不可謂亨作而害身不可謂利棄位而放不可謂貞有
四德者隨而無咎我皆無之豈隨也哉我則取惡能無
咎乎必死於此不得出矣卒薨於東宮君子曰惜哉繆
姜雖有聰慧之質終不得掩其淫亂之罪詩曰士之耽
兮猶可說也女之耽兮不可說也此之謂也

頌曰繆姜淫泆宣伯是阻謀逐季孟欲使專魯既廢見
擯心意摧下後雖善言終不能補

故諡曰繆

諡法名與實美曰繆

又貨晉大夫

大夫卻弊也

以魯士晉爲內臣

土事也內臣比於晉臣也

明而逐之

明與盟同左傳出叔孫僑如而盟之

遇艮之六

六左傳作八此誤

姜曰亾是

亾讀音無無是言無此事也舊讀以亾斷句是屬下句非

終故不可誣也是以雖隨无咎

終左傳作然此誤也然者然上文言有此

四德也

固在下位而有不仁

婦人卑於丈夫故云在下位

棄位而放不可謂貞

放左傳作媮此字形之誤也釋文媮稀叔夜音效正義曰服虔

讀媮為放效之效蓋此本

作效因效又誤作放耳

頌宣伯是阻古字通阻與阻音義同說文阻驕也文選詩注阻作姐

玉篇阻秦呂切

陳女夏姬

陳女夏姬者大夫夏徵舒之母也其狀美好無匹內挾

女七

三

伎術蓋老而復壯者三為王后七為夫人公侯爭之莫

不迷惑失意夏姬之子徵舒為大夫公孫寧儀行父與

陳靈公皆通於夏姬或衣其衣以戲於朝泄冶見之謂

曰君有不善子宜掩之今自子率君而為之不待幽閒

於朝廷以戲士民其謂爾何二人以告靈公靈公曰衆

人知之吾不善無害也泄冶知之寡人恥焉乃使人徵

賊泄冶而殺之靈公與二子飲於夏氏召徵舒也公戲

二子曰徵舒似汝二子亦曰不若其似公也徵舒疾此

言靈公罷酒出徵舒伏弩廡門射殺靈公公孫寧儀行

父皆奔楚靈公太子午奔晉其明年楚莊王舉兵誅啟

舒定陳國立午是爲成公莊王見夏姬美好將納之申
公巫臣諫曰不可王討罪也而納夏姬是貪色也貪色
爲淫淫爲大罰願王圖之王從之使壞後垣而出之將
軍子反見美又欲取之巫臣諫曰是不祥人也殺御叔
弑靈公戮夏南出孔儀喪陳國天下多美婦女何必取
是子反乃止莊王以夏姬與連尹襄老襄老死於郟
其尸其子黑要又通於夏姬巫臣見夏姬謂曰子歸我
將娉汝及恭王卽位巫臣娉於齊盡與其室俱至鄭使
人召夏姬曰尸可得也夏姬從之巫臣使介歸幣於楚
而與夏姬奔晉大夫子反怨之遂與子重滅巫臣之族
而分其室詩云乃如之人兮懷婚姻也大無信也不知
命也言嬖色殞命也

女七

十四

頌曰夏姬好美滅國破陳走二大夫殺子之身殆誤楚
莊敗亂巫臣子反悔懼申公族分

陳女夏姬

陳當作鄭
字之誤

大夫夏徵舒之母也

史記正義引大上有陳字
母下有御叔之妻四字

蓋老而復壯者三爲王后七爲夫人

藝文類聚引三
下重三字史記

正義亦引三爲王后此脫三字或曰當作一字今作
三乃二一兩字之誤併耳二字屬上一句一字屬下句

或衣其衣以戲於朝

穀梁傳或衣其衣下行或衷其
襦四字此脫去之藝文類聚引

雖未脫但誤作或裴其
幡又衍蔽膝二字耳

衆人知之吾不善無害也

之行字

乃使人徵賊泄治而殺之

徵疑徵字之誤徵隱也

使壞後垣而出之

畏人見也此謂一爲王后

而與夏姬奔晉大夫

大夫之上有脫文左傳遂奔晉晉人使爲邢大夫

乃如之人兮

今毛詩作也

齊靈聲姬

聲姬者魯侯之女靈公之夫人太子光之母也號孟子

淫通於大夫慶尅與之蒙衣乘輦而入于閔鮑牽見之

以告國佐國佐召慶尅將詢之慶尅久不出以告孟子

曰國佐非我孟子怒時國佐相靈公會諸侯于柯陵高

女七

十五

子鮑子處內守及還將至閉門而索客孟子訴之曰高

鮑將不內君而欲立公子角國佐知之公怒別鮑牽而

逐高子國佐二人奔莒更以崔杼爲大夫使慶尅佐之

乃帥師圍莒不勝國佐使人殺慶尅靈公與左盟而復

之孟子又愬而殺之及靈公薨高鮑皆復遂殺孟子齊

亂乃息詩云匪教匪誨時維婦寺此之謂也

頌曰齊靈聲姬厥行亂失淫於慶尅鮑牽是疾

謂愬高

鮑遂以奔亾好禍用亾亦以事喪

靈公之夫人

靈上脫齊字

與之蒙衣乘輦而入于閔

輦人輓車也閔巷門也與之左傳作與婦人三字此

有脫誤言慶尅與婦人蒙衣爲婦人服

而乘輦入閔恐人見也尅左傳作克

而逐高子國佐二人奔莒自此以下與左傳異不知出何書

頌好禍用亾

好當作奸亾當作己並字形之誤

齊東郭姜

齊東郭姜者棠公之妻齊崔杼御東郭偃之姊也美而有色棠公尢崔子弔而說姜遂與偃謀娶之旣居其室比於公宮莊公通焉驟如崔氏崔子知之異日公以崔子之冠賜侍人崔子懼告有疾不出公登臺以臨崔子之官由臺上與東郭姜戲公下從之東郭姜奔入戶而閉之公推之曰開余東郭姜曰老夫在此未及收髮公

女七

去

曰余開崔子之疾也不開崔子與姜自側戶出閉門聚衆鳴鼓公恐擁柱而歌公請於崔氏曰孤知有罪矣請改心事吾子若不信請盟崔子曰臣不敢聞命乃避之公又請於崔氏之宰曰請就先君之廟而死焉崔氏之宰曰君之臣杼有疾不在侍臣不敢聞命公踰牆而逃崔氏射公中踵公反墮遂弑公先是時東郭姜與前夫子棠毋咎俱入崔子愛之使爲相室崔子前妻子二人大子城少子彊及姜入後生二子明成成有疾崔子廢成而以明爲後成使人請崔邑以老崔子哀而許之棠毋咎與東郭偃爭而不與成與彊怒將欲殺之以告慶

封慶封齊大夫也陰與崔氏爭權欲其相滅也謂二子曰殺之於是二子歸殺棠母咎東郭偃於崔子之庭崔子怒愬之於慶氏曰吾不肖有子不能教也以至於此吾事夫子國人之所知也唯辱使者不可以已慶封乃使盧蒲癸帥徒衆與國人焚其庫廩而殺成姜崔氏之妻曰生若此不若死遂自經而死崔子歸見庫廩皆焚妻子皆死又自經而死君子曰東郭姜殺一國君而滅三室又殘其身可謂不祥矣詩曰枝葉未有害本實先敗此之謂也

頌曰齊東郭姜崔杼之妻惑亂莊公母咎是依禍及明

成爭邑相殺父母無聊崔氏遂滅

既居其室比於公宮既字絕句居其當作其居文誤倒耳比近也言其居室近於公宮

老夫在此未及收髮老夫謂崔子也託言崔子在內沐頭未及收髮故且閉戶

崔子之疾也不開公言崔子方有疾汝乃託言耳何敢不開乎

公恐擁柱而歌言公恐懼不得出故擁柱而歌以自傷

崔氏射公中踵踵足跟也左傳作股

大子城少子彊及姜入後生二子明成左傳城作成姜生明無成

字

唯辱使者不可以已唯疑當作誰已止也言誰可辱使之往者必不可止而不往也

而殺成姜姜當作疆夫子曰疆姜二字古同聲通用
毛詩鵲之疆疆表記作鵲之姜姜正與此

本實先敗毛詩敗作撥
此蓋魯詩

衛二亂女

衛二亂女者南子及衛伯姬也南子者宋女衛靈公之
夫人通於宋子朝太子蒯聩知而惡之南子讒太子於
靈公曰太子欲殺我靈公大怒蒯聩奔宋靈公薨
蒯聩之子輒立是爲出公衛伯姬者蒯聩之姊也孔文
子之妻孔悝之母也悝相出公文子卒姬與孔氏之豎
渾良夫淫姬使良夫於蒯聩蒯聩曰子苟能內我於國

女七

太

報子以乘軒免子三死與盟許以姬爲良夫妻良夫喜
以告姬姬大悅良夫乃與蒯聩入舍孔氏之圃昏時二
人蒙衣而乘遂入至姬所已食姬杖戈先太子與五介
冑之士迫其子悝於廁強盟之出公奔魯子路死之蒯
聩遂立是爲莊公殺夫人南子又殺渾良夫莊公以戎
州之亂又出奔四年而出公復入將入大夫殺孔悝之
母而迎公二女爲亂五世至悼公而後定詩云相鼠有
皮人而無儀人而無儀不死何爲此之謂也

頌曰南子惑淫宋朝是親譖彼蒯聩使之出奔悝母亦
嬖出入兩君二亂交錯咸以滅身

大夫殺孔悝之母

左傳言孔悝載其母伯姬奔宋此云殺之與上言殺夫人南子俱未

見所出

二女爲亂五世至悼公而後定

五世謂莊公公于班師公子起出公悼公

凡更五君也

趙靈吳女

趙靈吳女者號孟姚吳廣之女趙武靈王之后也初武靈王娶韓王女爲夫人生子章立以爲后章爲太子王嘗夢見處女鼓瑟而歌曰美人熒熒兮顏若茗之榮命兮命兮逢天時而生曾莫我羸羸異日王飲酒樂數言所夢想見其人吳廣聞之乃因后而入其女孟姚甚有

女七

五

色焉王愛幸之不能離數年生子何孟姚數微言后有淫意太子無慈孝之行王乃廢后與太子而立孟姚爲惠后以何爲王是爲惠文王武靈王自號主父封章於代號安陽君四年朝羣臣安陽君來朝主父從旁觀窺羣臣宗室見章儼然也反臣於弟心憐之是時惠后死久恩衰乃欲分趙而王章於代計未決而輟主父遊沙邱宮章以其徒作亂李兌乃起四邑之兵擊章章走主父主父閉之兌因圍主父宮旣殺章乃相與謀曰以章圍主父卽解兵吾屬夷矣乃遂圍主父主父欲出不得又不得食乃探雀穀而食之三月餘遂餓死沙邱宮詩

日流言以對寇攘式內言不善之從內出也

頌曰吳女茗顏神寤趙靈既見變近惑心乃生廢后興

戎子何是成主閉沙邱國以亂傾

王嘗夢見處女鼓瑟而歌曰瑟史記

顏若茗之榮茗即凌霄也榮華也史記集解

命令命令今史記

逢天時而生史記無此句集解

曾莫我羸羸莫史記作無羸字不作重文集解

猶盈盈也亦與熒熒聲義

章走主父主父閉之閉史記作開言開門納之也本

女七

二

乃探雀鷩而食之史記索隱引曹大家注云鷩

楚考李后

楚考李后者趙人李園之女弟楚考烈王之后也初考

烈王無子春申君患之李園為春申君舍人乃取其女

弟與春申君知有身園女弟承開謂春申君曰楚王之

貴幸君雖兄弟不如今君相楚三十餘年而王無子即

百歲後將立兄弟即楚更立君後彼亦各貴其所親又

安得長有寵乎非徒然也君用事人多失禮於王兄弟

兄弟誠立禍且及身何以保相印江東之封乎今妾知

有身矣而人莫知妾之幸君未久誠以君之重而進妾

於楚王楚王必妾妾賴天有子男則是君之子爲王也
楚國盡可得孰與身臨不測之罪乎春申君大然之乃
出園女弟謹舍之言之考烈王考烈王召而幸之遂生
子悼立爲太子園女弟爲后而李園貴用事養士欲殺
春申君以滅口及考烈王死園乃殺春申君滅其家悼
立是爲幽王後有考烈王遺腹子猶立是爲哀王考烈
王弟公子負芻之徒聞知幽王非考烈王子疑哀王乃
襲殺哀王及太后盡滅李園之家而立負芻爲王五年
而秦滅之詩云盜言孔甘亂是用燄此之謂也

頌曰李園女弟發迹春申考烈無子果得納身知重而

女七

三

入遂得爲嗣既立畔本宗族滅獄

今君相楚三十餘年

史記三
作二

楚王必妾

据史記必
下脫幸字

遂生子悼立爲太子

悼史記作悍
此字形之誤

悼立是爲幽王後有考烈王遺腹子猶立是爲哀王

幽王下當脫幽王死三字
遺腹子名猶幽王母弟也

考烈王弟公子負芻之徒

史記云負芻哀王庶兄
此言考烈王弟未詳

頌知重而入

重謂懷孕也詩曰大
任有身毛傳身重也

趙悼倡后

倡后者趙悼襄王之后也前日而亂一宗之族既寡悼

襄王以其美而取之李牧諫曰不可女之不正國家所以覆而不安也此女亂一宗大王不畏乎王曰亂與不亂在寡人爲政遂娶之初悼襄王后生子嘉爲太子倡后旣入爲姬生子遷倡后旣嬖幸於王陰譖后及太子於王使人犯太子而陷之於罪王遂廢嘉而立遷黜后而立倡姬爲后及悼襄王薨遷立是爲幽閔王倡后淫佚不正通於春平君多受秦賂而使王誅其良將武安君李牧其後秦兵徑入莫能距遷遂見虜於秦趙亾大夫怨倡后之譖太子及殺李牧乃殺倡后而滅其家共立嘉於代七年不能勝秦趙遂滅爲郡詩云人而無禮不死胡俟此之謂也

女七

三

頌曰趙悼倡后貪叨無足墮廢后適執詐不慤淫亂春平窮意所欲受賂亾趙身死滅國

倡后者

史記集解徐廣引邯鄲之倡四字當在此下今脫去之

遷立是爲幽閔王

史記作幽繆王徐廣曰又云潛王潛卽閔耳

通於春平君

春平君卽太子嘉也

不死胡俟

胡毛詩作何

頌墮廢后適

適與嫡同

身死滅國

國字失韻或改作族

列女傳補注卷七

棲霞郝裕衡鑑堂校

三三



列女傳補注卷八二十傳
無頌
福山王照園

續傳

周郊婦人

周郊婦人者周大夫尹固所遇於郊之婦人也周敬王之時王子朝怙寵為亂與敬王爭立敬王不得入尹固與召伯盈原伯魯附於子朝春秋魯昭二年六月晉師納王尹固與子朝奉周之典籍出奔楚數日道還周郊婦人遇郊尤之曰處則勸人為禍行則數日而反是其過三歲乎至昭公二十九年京師果殺尹固君子謂周郊婦人惡尹氏之助亂知天道之不祐示以大期終如其言詩云取芣不遠昊天不忒此之謂也

女八

春秋魯昭二年六月年月二字誤當作二十六年見春秋經傳

尤之曰尤過責也

取芣不遠芣毛詩作薺

陳國辯女

辯女者陳國採桑之女也晉大夫解居甫使於宋道過陳遇採桑之女止而戲之曰女為我歌我將舍汝採桑女乃為之歌曰墓門有棘斧以斯之夫也不良國人知之知而不已誰昔然矣大夫又曰為我歌其二女曰墓門有梅有鴟萃止夫也不良歌以訊止訊予不顧顛倒

思予大夫曰其梅則有其鴉安在女曰陳小國也攝乎大國之閒因之以飢餓加之以師旅其人且亾而況鴉乎大夫乃服而釋之君子謂辯女貞正而有辭柔順而有守詩云既見君子樂且有儀此之謂也

辯女者

藝文類聚引辯作辨辨上有陳字

墓門有梅有鴉萃止

梅當作棘楚辭注云解居父聊乎吳過陳之墓門見婦人負其

子欲與之淫洗婦人引詩刺之曰墓門有棘有鴉萃止言墓門有棘雖無人棘上猶有鴉汝獨不愧也据注及此傳所言蓋皆魯詩之說也本爲一事而師授各異故傳述不同耳是有梅之梅或俗本据毛詩安改魯詩二章俱作有棘故云棘上猶有鴉可知梅古本作棘矣

歌以訊止訊予不顧

夫子曰訊俱薛字之誤薛音薛與萃相韻薛告也作訊音義俱

女八

舛矣毛詩誤與此同楚辭注引不誤

聶政之姊

齊勇士聶政之姊也聶政母既終獨有姊在及爲濮陽嚴仲子刺韓相俠累所殺者數十人恐禍及姊因自披其面抉其目自屠剔而死韓暴其尸於市購問以千金莫知爲誰姊曰弟至賢愛妾之軀滅吾之弟名非弟意也乃之韓哭聶政尸謂吏曰殺韓相者妾之弟軹深井里聶政也亦自殺於尸下晉楚齊衛聞之曰非獨聶政之勇乃其姊者烈女也君子謂聶政姊仁而有勇不去死以滅名詩云死喪之威兄弟孔懷言死可畏之事唯

兄弟甚相懷此之謂也

自披其面抉其目自屠剔而死

披分離也戰國策史記俱作皮皮卽披字

耳剝作出賜二字

愛妾之軀滅吾之弟名

戰國策愛上有不可二字之弟作弟之此誤倒其文耳

王孫氏母

王孫氏之母者齊大夫王孫賈之母也賈年十五事齊閔王國亂閔王出見弑國人不討賊王孫母謂賈曰汝朝出而晚來則吾倚門而望汝汝暮出而不還則吾倚閭而望汝今汝事王王出走汝不知其處汝尙何歸乎王孫賈乃入市中而令百姓曰淖齒亂齊國弑閔王欲

女入

三

與我誅之者袒右市人從者四百人與之誅淖齒刺而殺之君子謂王孫母義而能教詩云教誨爾子式穀似之此之謂也

欲與我誅之者袒右

袒衣縫解也右右臂也言袒出右臂以爲表識戰國策有其事

漢書曰爲劉氏左袒本此也

陳嬰之母

漢棠邑侯陳嬰之母也始嬰爲東陽令史居縣素信爲長者秦二世之時東陽少年殺縣令相聚數千人欲立長帥未有所用乃請陳嬰嬰謝不能遂強立之縣中從之得二萬人欲立嬰爲王嬰母曰我爲子家婦聞先故

不甚貴今暴得大名不祥不如以兵有所屬事成猶得封侯敗則易以亾可無爲人所指名也嬰從其言以兵屬項梁梁以爲上柱國後項氏敗嬰歸漢以功封棠邑侯君子曰嬰母知天命又能守先故之業流祚後世謀慮深矣詩曰貽厥孫謀以燕翼子此之謂也

漢棠邑侯陳嬰之母也

棠漢表作堂嬰蓋堂邑人爲東陽令史其母播旌人也播

旌東陽堂邑俱屬臨淮郡

又能守先故之業

先故猶先古也言能守其先世舊故之業

貽厥孫謀

貽毛詩作詒

王陵之母

女八

四

漢丞相安國侯王陵之母也陵始爲縣邑豪高祖微時兄事陵及高祖起沛陵亦聚黨數千以兵屬漢王項羽與漢爲敵國得陵母置軍中陵使至則東嚮坐陵母欲以招陵陵母旣而私送使者泣曰爲老妾語陵善事漢王漢王長者無以老妾故懷二心言妾已死也乃伏劍而死以固勉陵項羽怒烹之陵志益感終與高祖定天下位至丞相封侯傳爵五世君子謂王陵母能棄身立義以成其子詩云我躬不閱遑恤我後終身之仁也陵母之仁及五世矣

陵始爲縣邑豪

邑字衍史記漢書無之

則東嚮坐陵母

東嚮者尊禮之也

我躬不閱違恤我後終身之仁也

本表記文

張湯之母

漢御史大夫張湯之母也湯以文法事漢孝武帝為御史大夫好勝陵人母數責怒性不能悛改後果為丞相嚴青翟及三長史所怨會趙王上書言湯罪繫廷尉丞相及三長史共致其罪遂自殺昆弟諸子欲厚葬之母曰湯為天子大臣被惡言而死亦何厚葬載以牛車有棺而無槨天子聞之曰非此母不生此子乃盡案誅三長史丞相嚴青翟自殺君子謂張湯母能克己感悟時

女八

五

主詩云彼美孟姜德音不忘此之謂也

會趙王上書言湯罪繫廷尉

湯雖有罪身未被繫繫字誤也漢書但云事下

尉廷

亦何厚葬

葬下疑脫為字漢書作何厚葬為

雋不疑母

漢京兆尹雋不疑之母也仁而善教不疑為京兆尹行縣錄囚徒還其母輒問所平反母喜笑飲食言語異於他時或無所出母怒為之不食由是故不疑為吏不嚴不殘君子謂不疑母能以仁教詩云昊天疾威敷于下土言天道好生疾威虐之行于下土也

其母輒問所平反母喜笑據漢書所上脫有字反舊音幡

不嚴不殘漢書作嚴而不殘

昊天疾威毛詩昊作旻

漢楊夫人

楊夫人者漢丞相安平侯楊敞之妻也漢昭帝崩昌邑王賀即帝位淫亂大將軍霍光與車騎將軍張安世謀欲廢賀更立帝議已定使大司農田延年報敞敞驚懼不知所言汗出浹背徒曰唯唯而已延年出更衣夫人遽從東廂謂敞曰此國之大事今大將軍議已定使九卿來報君侯君侯不疾應與大將軍同心猶與無決先事誅矣延年從更衣還敞夫人與延年參語許諾請奉大將軍教令遂共廢昌邑王立宣帝居月餘敞薨益封三千五百戶君子謂敞夫人可謂知事之機者矣詩云展彼碩女令德來教此之謂也

女八

六

敞夫人與延年參語許諾參猶錯也敞與延年共語夫人從旁參錯之代敞許

也諾

展彼碩女展信也碩大也言信彼大賢之女以善德來教也此蓋魯詩毛詩展作辰

漢霍夫人

霍夫人顯者漢大將軍博陸侯霍光之妻也奢淫虐害不循軌度光以忠慎受孝武皇帝遺詔輔翼少主當孝

宣帝時又以立帝之功甚見尊寵人臣無二顯有小女孩
字成君欲貴之其道無由會宣帝許后當產疾顯乃謂
女監淳于衍曰婦人乳大故十死一生今皇后當乳
身可因投藥去之使我女得爲后富貴共之衍承其言
擣附子碎太醫大丸中持入遂藥弒許后事急顯以情
告光光驚愕業已治衍奏因令上署勿論顯遂爲成君
衣補治入宮具果立爲后是時許后之子以正適立爲
太子顯怒歐血不食曰此乃帝在民間時子安得爲太
子卽我女有子反當爲王邪復教皇后令毒殺太子皇
后數召太子食保阿輒先嘗之光旣薨子禹嗣爲博陸
侯顯改更光時所造塋而侈大之築神道爲輦閣幽閉
良人奴婢又治第宅作乘輿輦盡繡網鞞黃金塗爲薦
輪侍婢以五采系輓顯遊戲又與監奴馮子都淫亂禹
等縱弛日甚宣帝旣聞霍氏不道又弒許后事泄顯恐
怖乃謀爲逆欲廢天子而立禹發覺霍氏中外皆腰斬
而顯棄市后廢處昭臺宮詩云廢爲殘賊莫知其尤言
伏於惡不知其爲過霍夫人顯之謂也

霍夫人顯者

漢書注引漢語東閩氏公顯以婢代立

顯乃謂女監淳于衍曰

監當作醫醫或作醫以形近監而誤也

擣附子碎太醫大丸中

外感傳太醫上有并合二字注引晉灼曰大丸今澤蘭丸

屬之

奏因令上署勿論

据外或傳當作因令奏上署勿論傳寫者誤例其文耳

幽閉良人奴婢

霍光傳作幽良人婢妾守之此脫守之二字

盡繡網鞞黃金塗為薦輪

畫霍光傳作畫此字形之誤也鞞作馮薦輪上有草

絮二字此脫誤作為字耳網與茵同車席也鞞音伏又音被車具也亦作鞞

侍婢以五采系輓顯遊戲

霍光傳系作絲戲下有第中二字

言怙於惡不知其為過

怙習也言習慣為殘賊之行不自知其所行為過惡

嚴延年母

河南太守東海嚴延年之母也生五男皆有吏材至二

千石東海號曰萬石嚴嫗延年為河南太守所在名為

女八

八

嚴能冬月傳屬縣囚論府下流血數里河南號曰屠伯

其母常從東海來欲就延年臘到洛陽適見報囚母大

驚便止都亭不肯入府延年出至都亭謁母閉閣不見

延年免冠頓首閣下母乃見之因責數延年曰幸備郡

守專治千里不聞仁義教化有以全安愚民顧乘刑罰

多刑殺人欲以致威豈為民父母之意哉延年服罪頓

首謝因為御歸府舍母畢正臘已謂延年曰天道神明

人不可獨殺我不自意老當見壯子被刑戮也行矣去

汝東海掃除墓地耳遂去歸郡見昆弟宗族復為言之

後歲餘為府丞所章結延年罪名十事下御史案驗遂

棄延年於市東海莫不稱母賢智君子謂嚴母仁智信
道詩云心之憂矣寧自全矣其嚴母之謂也

東海號曰萬石嚴嫗嫗母也嚴東海下邳人五子俱二千石故號曰萬石

論府下漢書作會論府上

欲就延年臘臘建丑之月祭名家人因飲酒聚會也

閉閣不見閣門旁戶也小閣謂之閣

因為御歸府舍母畢正臘延年因自為母御車歸府舍母意不樂臘及正歲禮

畢母便去也正讀如字又音征

去汝東海海當作歸見漢書

為府丞所章結延年罪名十事府丞名義上書言事曰章結結正其罪也

女八

九

寧自全矣全毛詩作今此誤

漢馮昭儀

漢馮昭儀者孝元帝之昭儀右將軍光祿勳馮奉世之女也元帝二年昭儀以選入後宮始為長使數月為美人生男是為中山孝王美人為婕妤建昭中上幸虎園鬪獸後宮皆從熊逸出圍攀檻欲上殿左右貴人傅昭儀皆驚走而馮婕妤直當熊而立左右格殺熊天子問婕妤人情皆驚懼何故當熊對曰妾聞猛獸得人而止妾恐至御坐故以身當之元帝嗟嘆以此敬重焉傅昭儀等皆慚明年中山王封乃立婕妤為昭儀隨王之國

號中山太后君子謂昭儀勇而慕義詩云公之媚子從
公子狩論語曰見義不爲無勇也昭儀兼之矣

昭儀以選入後宮始爲長使數月爲美人

美人長使
婕妤皆婦

官名元帝
加昭儀

左右貴人傅昭儀皆驚走而馮婕妤直當熊而立

昭儀

下脫等字當
熊上脫前字

明年中山王封

中山當作信都此時封信都王至
河平中乃徙封中山見外戚傳

王章妻女

王章妻女漢京兆尹王仲卿之妻及其女也仲卿爲書
生學於長安獨與妻居疾病無被臥牛衣中與妻訣泣

女八

十

涕妻呵怒曰仲卿尊貴在朝廷誰愈於仲卿者今疾病
困厄不自激昂乃反涕泣何鄙也後章仕宦至京兆尹
成帝舅大將軍王鳳秉政專權章雖爲鳳所舉意不肯
附會有日食之變章上封事言鳳不可任用事成當上
妻止之曰人當知足獨不念牛衣中流涕時邪章曰非
女子所知書遂上天子不忍退鳳章猶是爲鳳所陷事
至大逆收繫下獄章有小女年十二夜號哭曰平日坐
獄上聞呼囚數常至九今八而止我君素剛先死者必
我君也明日問之果死妻子皆徙合浦鳳薨後成都侯
王商爲大將軍閔章無罪白還其妻子財產田宅衆庶

給之君子謂王章妻知卷舒之節詩云昊天已威予愼無罪言王為威虐之政則無罪而違咎也

仲卿為書生

書當為諸聲之誤也男子稱名婦人稱字上句王仲卿之妻及此句仲卿俱當

作章稱字蓋失之矣

臥牛衣中

漢書集注牛衣編亂麻為之即今俗呼為龍具者

尊貴在朝廷

漢書尊上有京師二字廷下有入字此脫去之

事成當上

事封事也言封事既成當奏上之

章猶是為鳳所陷事至大逆

猶與由同事當作罪

平日坐獄上聞呼囚

坐獄謂罪名所坐收禁獄中者也坐獄二字連讀漢書平下脫

日字坐誤作生說者遂以平生為先時殊失之也直據此傳以證漢書之脫誤

女八

眾庶給之

給與也言眾庶俱冤章給與其財產田宅也

君子謂王章妻知卷舒之節

卷舒猶屈伸也

班婕妤

班婕妤者左曹越騎班况之女漢孝成皇帝之婕妤也賢才通辯始選入後宮為小使俄而大幸為婕妤成帝遊於後庭嘗欲與婕妤同輦辭曰觀古圖畫賢聖之君皆有名臣在側三代之末主乃有女嬖今欲同輦得無似之乎上善其言而止太后聞而喜曰古有樊姬今有班婕妤每誦詩及窈窕德家女師之篇必三復之每進見上疏依古禮自鴻嘉之後成帝稍隆於女寵婕妤進

侍者李平平得幸立爲婕妤帝曰始衛皇后亦從微起
乃賜平姓曰衛所謂衛婕妤也其後趙飛燕姊妹有寵
驕妒譖訴婕妤云挾邪詛咒考問班婕妤曰妾聞死生
有命富貴在天修正尙未蒙福爲邪欲以何望且使鬼
神有知不受不臣之訴如其無知訴之何益故弗爲也
上善其對而憐閔之賜黃金百斤時飛燕驕妒婕妤恐
久見危求供養皇太后於長信宮上許焉婕妤退處東
宮作賦自傷曰承祖考之遺德兮荷性命之倣靈登薄
軀於宮闕兮充下陳於後庭蒙聖皇之渥惠兮當日月
之盛明揚光烈之翕赫兮奉隆寵於層成旣過幸於非

女八

三

位兮竊庶幾乎嘉時每寤寐而累息兮申佩離以自思
陳女圖而鏡鑑兮顧女史而問詩悲晨婦之作戒兮哀
衰豔之爲尤美皇英之女舜兮榮任嬖之母周雖愚陋
其靡及乎敢舍心而忘茲歷年歲而悼懼兮閨繁華之
不滋痛陽祿與柘觀兮仍襁褓而離災豈妾人之殃咎
兮將天命之不可求白日忽以移光兮遂奄莫而昧幽
猶被覆載之厚德兮不廢捐於罪尤奉供養於東宮兮
託長信之末流供洒埽於帷幄兮永終死以爲期願歸
骨於山足兮依松柏之餘休重曰潛元宮兮幽以清應
門閉兮禁闔扃華殿塵兮玉階苔中庭萋兮綠草生廣

屋蔭兮幘帷
旒房權虛兮風泠泠
感帷裳兮發紅羅
綵悴際兮紈素聲
神眇眇兮密靖處
君不御兮誰爲榮
俯視兮丹墀思君兮履綦
仰視兮雲屋雙涕下兮橫流
顛左右兮和顏酌羽觴兮銷憂
惟人生兮一世忽壹過兮若浮
已獨嚮兮高明處
生民兮極休勉娛精兮極樂與
福祿兮無期綠衣白華自古兮有之
至成帝崩婕妤好奉園陵
薨因葬園中君子謂班婕妤辭同輦之言蓋宣后之志也
進李平於同列樊姬之德也釋詁祝之諧定姜之知也
求供養於東宮寡李之行也及其作賦哀而不傷
歸命不怨詩云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僖兮赫兮
咍兮有斐君子終不可諉兮其班婕妤之謂也

文八

三

始選入後宮爲小使

小當作少少使位第十一等

每誦詩及窈窕德家女師之篇

家漢書作象此字形之誤窈窕德象女師

皆古詩篇名不知出何書

其後趙飛燕姊妹有寵驕妒

妹當作姊外戚傳作弟驕妒二字下文方見疑

此衍也

挾邪詛呪考問班婕妤好

呪俗祝字也婕妤好二字應作重文此脫

荷性命之俶靈

俶善也經傳假借作淑耳見說文解字

奉隆寵於層成

層成漢宮名

申佩離以自思

離與綺同詩曰親結其綺

悲晨婦之作戒兮

婦人專男子之事比於牝鷄晨鳴也

哀褒豔之爲尤

豔外戚傳作閨是也谷永傳閨妻驕扇說者謂是魯詩也毛詩作豔妻此

疑据毛詩改耳尤尤物也

美皇英之女舜兮

女尼據切舜當從外戚傳作虞女虞與下句毋周相比對也

雖愚陋其靡及乎

靡及言不及古人也乎當作兮字形之誤耳

閔繁華之不滋

繁與蕃同滋生也此言已生子不成比於蕃華易落也

痛陽祿與柘觀兮仍襁裸而離災

觀外戚傳作館陽祿柘館俱離宮名

生子於此仍失之也裸當作襁襁裸小兒衣也離遭也

遂奄莫而昧幽

奄外戚傳作掩掩不明也與昧幽義複作奄爲長奄猶忽也莫讀爲暮奄

女八

十四

暮忽然晚暮也

重曰

重猶亂也亂者理其繁辭重者中其餘意

廣屋蔭兮瞻帷晻

外戚傳作廣室陰兮帷幄暗此蔭誤從草耳晻與暗同

感帷裳兮發紅羅紛粹愔兮執素聲

帷裳裳正幅也紅羅當作綺羅

此與外戚傳俱誤作紅耳粹愔與萃蔡目外戚傳作綵縵文選琴賦注又引作翠縵俱新衣聲也執亦素也齊人工作之

思君兮履綦

綦音其履飾也

雙涕下兮橫流

外戚傳無下字

綠衣白華

外戚傳衣下有兮字此脫

寡李之行也

寡李未詳

漢趙飛燕

趙飛燕姊姊者成陽侯趙臨之女孝成皇帝之寵姬也
飛燕初生父母不舉三日不死乃收養之成帝常微行
出過河陽主樂作上見飛燕而悅之召入宮大幸有女
弟復召入俱爲婕妤貴傾後宮乃封父臨爲成陽侯有
頃立飛燕爲皇后其弟爲昭儀飛燕爲后而寵衰昭儀
寵無比居昭陽舍其中廷彤朱殿上漆砌皆銅沓黃金
塗白玉階壁往往爲黃金釭函藍田璧玉明珠翠羽飾
之後宮未嘗有焉姊姊專寵而悉無子嬌媚不遜嫉妒
後宮帝幸許美人有子昭儀聞之謂帝曰常給我從中

女八

五

宮來今許美人子何從生懟手自搥以頭擊柱從牀上
自投地涕泣不食曰今當安置我我欲歸爾帝曰我欲
語之反怒爲亦不食昭儀曰陛下自如是不食謂何陛
下常言約不負汝今許美人有子竟負約謂何帝曰約
以趙氏故不立許氏使天下無出趙氏之上者無憂也
乃詔許氏夫人令殺所生兒革篋盛緘之帝與昭儀共
視復緘封以御史中丞印出理獄垣下中宮史曹宮字
偉能御幸生子帝復用昭儀之言勿問男女殺之宮未
殺昭儀怒掖庭獄丞籍武因中黃門奏事曰陛下無繼
嗣子無貴賤唯畱意帝不聽時兒生八九日遂取去殺

之昭儀與偉能書及藥令自死偉能得書曰果欲姊姊
擅天下且我兒額上有壯髮似元帝今兒安在已殺之
乎乃飲藥死自後御幸有子者輒死或飲藥自墮由是
使成帝無嗣成帝既崩援立外藩仍不繁育君子謂趙
昭儀之凶變與褒姒同行成帝之惑亂與周幽王同風
詩云池之竭矣不云自濱泉之竭矣不云自中成帝之
時舅氏擅外趙氏專內其自竭極蓋亦池泉之勢也

成帝嘗微行出過河陽主

外戚傳河陽作陽阿說者以河陽爲後人所改然五

行志及荀悅漢紀亦俱作河陽

其中廷彤朱殿上漆

廷與庭同彤朱以赤色飾地卽丹堊也殿上以髹漆爲飾

砌皆銅沓

砌階砌也外戚傳作切沓合也以銅合其砌縫

黃金塗白玉階

塗路也言中庭之路以黃金爲飾白玉爲文復說上事也

壁往往爲黃金釭函藍田壁玉明珠翠羽飾之

釭車轂中

鐵也壁中橫木如帶以黃金飾其外如釭形因謂之釭故服虔注曰釭壁中之橫帶也緣服此注有帶字而流俗傳寫漢書遂衍作壁帶誤矣函猶銜也釭作圓孔於中銜美瑩爲飾玉字衍也其旁又以明珠翠羽連綴爲飾

常給我從中宮來

給欺誑也中宮皇后宮也

懟手自捫

懟怨也捫與擣同手推也外戚傳懟下有以字此脫去之

陛下自如是不食謂何

如是指許美人事也言陛下自如是耳不食亦何謂

也如是之如外戚傳作知字誤

乃詔許氏夫人

氏夫人三字蓋美
人二字之誤行

革篋盛緘之

外戚傳革作鞞二字形
近疑作革是也緘束也

且我兒額上有壯髮似元帝

額當作額壯髮者額上
髮多覆下故曰壯也

池之竭矣不云自瀆

瀆毛詩作頰即瀆字之省
耳瀆古瀆字也瀆水厓也

孝平王后

漢孝平王后者安漢公太傅大司馬王莽之女孝平皇
帝之后也爲人婉淑有節行平帝卽位后年九歲莽秉
政欲只依霍光故事以女配帝設詐以成其禮諷皇太
后遣長樂少府宗正尙書令納采太師大司徒大司空
以下四十人皮弁素積而告宗廟明年春遣司徒司空

女八

七

左右將軍奉乘輿法駕迎皇后于安漢公第司徒授璽
綬登車稱警蹕時自上林延壽門入未央前殿羣臣就
位行禮畢大赦天下賜公卿下至趨宰執事皆有差后
立歲餘平帝崩後數年莽篡漢位后年十八自劉氏廢
常稱疾不朝會莽敬憚哀傷意欲嫁之令立國將軍孫
建世子豫將醫往問疾后大怒笞鞭旁侍御因廢疾不
肯起莽遂不敢強也及漢兵誅莽燔燒未央后曰何面
目以見漢家自投火中而死君子謂平后體自然貞淑
之行不爲存亡改意可謂節行不虧汚者矣詩曰髡彼
兩髦實惟我儀之死矢靡他此之謂也

爲人婉淑有節行

外戚傳淑字作應音於計切亦通作應應訓靜也或作嫵其音同耳

故文選注兩引之一女史箴注引漢書作婉嫵有節操又引曹大家注婉柔和嫵深遠也一洞簫賦注引曹大家注曰應深遠也音翳是應嫵字通故兩存之今本作淑或後人妄改其文宜據漢書選注還曹本之舊焉

欲只依霍光故事以女配帝

外戚傳無只字不知何字之誤行

四十人皮弁素積

外戚傳作四十九人此脫九字耳皮弁以鹿皮爲冠也素積素裳也

賜公卿下至趨宰執事皆有差

外戚傳趨作騶疑此本作趣騶音近字

通耳詩曰
蹶維趣馬

孫建世子豫將醫往問疾

外戚傳豫作豫飾二字此豫卽豫字之誤又脫飾字

耳祿服飾也急就篇
云祿飾刻畫無等雙

女八

六

因廢疾不肯起

外戚傳廢疾作發病

更始夫人

漢更始韓夫人者更始皇帝劉聖公之夫人也佞諂邪媚嗜酒無禮初王莽之末更始以新市平林下江之衆起自立爲更始將軍兵威日盛遂自立爲帝以紹漢統及申屠建討莽首詣宛更始視之曰不如此當與霍光等韓夫人曰不如此帝那得之其佞巧得更始意如此更始旣墮於政事而韓夫人嗜酒淫色日與更始醉飲沈湎乃令侍中於幃幕之內詐爲更始與羣臣語羣臣知非更始聲莫不怨恨尚書奏事韓夫人曰帝方對我

飲樂正用是時來奏事由是綱紀不攝諸侯離畔赤眉入關不能制乃將妻子奉天子璽綬降於赤眉爲赤眉所殺詩云彼昏不知一醉日富其更始與韓夫人之謂也

及申屠建討莽首詣宛

首上脫傳字見後漢書

一尙書奏事

後漢書尙書作常侍此疑誤

梁鴻之妻

梁鴻妻者右扶風梁伯淳之妻同郡孟氏之女其姿貌甚醜而德行甚修鄉里多求者而女輒不肯行年三十父母問其所欲對曰欲節操如梁鴻者時鴻未娶扶風

女八

十九

世家多願妻者亦不許聞孟氏女賢遂求納之孟氏盛飾入門七日而禮不成妻跪問曰竊聞夫子高義斥數妻妾亦已偃蹇數夫今來而見擇請問其故鴻曰吾欲得衣裘褐之人與共遁世避時今若衣綺繡傳黛墨非鴻所願也妻曰竊恐夫子不堪妾幸有隱居之具矣乃更籠衣椎髻而前鴻喜曰如此者誠鴻妻也字之曰德曜名孟光自名曰暉期字侯光共遜逃霸陵山中此時王莽新敗之後也鴻與妻深隱耕耘織作以供衣食誦書彈琴忘富貴之樂後復相將至會稽賃舂爲事雖雜庸保之中妻每進食舉案齊眉不敢正視以禮修身所

在敬而慕之君子謂梁鴻妻好道安貧不汲汲於榮樂
論語曰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此之謂也

右扶風梁伯淳之妻後漢書逸民傳淳作鸞

同郡孟氏之女文選注引女下有也字此脫

七日而禮不成逸民傳作七日而鴻不答

斥數妻妾亦已偃蹇數夫斥遠也偃蹇倨傲也言夫子斥遠數妻不娶已亦偃

蹇數夫不嫁矣

竊恐夫子不堪堪克也勝也

乃更簷衣椎髻而前更改也簷與粗同椎髻者言為髻一撮其形似椎因以為名太

平御覽引此作荆釵布裙

女人

三

自名曰運期字俟光逸民傳作易姓運期名耀字俟光與此不同俟俟字形相近此

當別有所据

後復相將至會稽逸民傳作至吳不同

雖雜庸保之中庸用也保任也言為人傭可任用也

妻每進食舉案齊眉案几屬舉以進食也齊眉言俛首為恭不敢仰視也或曰案古

梳字此言非矣內則亦云御者舉几几案同類何必是梳乃可舉也

明德馬后

明德馬后者漢明帝之后伏波將軍新息忠成侯馬援

之女也少有岐嶷之性年十三以選入太子家接待同

列如承至尊先人後已發於至誠由此見寵時及政事

后推心以對無不當理意有所未安則明陳其故是時後宮未有妊育者常言繼嗣當時而立薦達左右如恐弗及其後宮有進見者輒奉養慰納之其寵益進者與之愈隆是時宮中尙無人事皆自爲舞衣袿裁成手皆瘵裂終未嘗與侍御者私語防僮御雜錯或因有所訴恐萬分見於顏色故預絕其漸其慎微如是永平三年有司奏立長秋宮以率八妾上未有所言皇太后曰馬貴人德冠後宮卽其人也遂登后位身衣大練御者秃裙不緣率皆羌胡倭越未嘗請舊人僮使諸王親家朝請望見后袍極籠疏反以爲綺就視乃笑后曰此繪染

色好故用之耳老人知者無不嗟息性不喜出入游觀未嘗臨御窗又不好音樂上時幸苑囿離宮以故希從輒戒言不宜晨起及禽因陳風邪霧露之戒辭意甚備上納焉誦易經習詩論春秋畧說大義讀楚辭不竟賦誦過耳疾浮華聽言觀論輒擿發其要讀光武皇帝本紀至於獻千里馬寶劔者上以馬駕鼓車劔賜騎士不持珠玉后未嘗不嘆息時有楚獄因證相引繫者甚多后恐有單辭妄相覆冒承閒爲上言之惻然感動於是上衣夜起彷徨思論所納非臣下得聞后志在克己輔佐不以私家干朝廷兄爲虎賁中郎弟黃門侍郎郎

永平世不遷明帝體不安召黃門侍郎防奉參醫藥夙
夜勤勞及帝崩后作起居注省去防參醫藥事公卿諸
侯上書言宜遵舊典封舅氏太后詔曰外戚橫恣爲世
所傳永平中常自簡練知舅氏不可恣不令在樞機之
位今水旱連年民流滿道至有饑餓而施封拜失宜不
可且先帝言諸王財令半楚淮陽王吾子不當與光武
帝子等今柰何欲以馬氏比陰氏乎吾自束修冀欲上
不負先帝下不虧先人之德身服大練縑裙食不求所
甘左右旁人皆無香薰之飾但布帛耳如是者欲身帥
衆也以爲外親見之當傷心自克但反共言太后素自

喜儉前過濯龍門上見外家問起居車如流水馬如龍
蒼頭衣綠直領領袖正白顧視旁御者遠不及也亦不
譴怒但絕其歲用冀以默止謹耳知臣莫若君況親屬
乎人之所以欲封侯者欲以祿食養其親奉修祭祀身
溫飽耳今祭祀則受大官之牲郡國旣珍司農黍稷身
則衣御府之餘繪尙未足邪必當得一縣上令長樂宮
有負言之責內亦不愧于世俗乎先是時城門越騎校
尉治母喪起墳微大後太后以爲言惶懼卽時削減成
墳上下相承俱奉法度王主諸家莫敢犯禁廣平鉅鹿
樂成王入問起居見車騎鞍勒皆純黑無金銀采飾馬

不踰六尺章帝緣太后意白賜錢五百萬新平主衣紺
綺直領譚以不得厚賜於是親戚被服如一教化不嚴
而從以躬親率先之故也置織室蠶室濯龍中后親往
來占視於內以爲娛樂教諸小王試其誦論衍衍和樂
日夕論道以終厥身其視養章帝過所生章帝奉之竭
盡孝道君子謂德后在家則可爲眾女師範在國則可
爲母后表儀詩云惟此惠君民人所瞻秉心宣猷考慎
其相此之謂也

皆自爲舞衣袷裁成手皆瘵裂

袷婦人上服一曰長襦也瘵陟玉切手足

中寒腫也言自製衣襦忍凍剪裁手爲腫裂也

女八

三

有司奏立長秋宮

宮名皇后所居也此言請立皇后耳

身衣大練御者禿裙不緣

大練以大帛爲裙也緣裙邊也言后及侍御者爲裙

俱不加緣

諸王親家朝請

後漢書注引漢律春日朝秋日請

未嘗臨御窗

窗牖也言未嘗臨窗窺視

輒戒言不宜晨起及禽

及疑從字之誤也言晨起從禽恐犯風邪霧露故戒之

讀楚辭不竟賦誦過耳疾浮華

疾惡也言深惡賦家浮華之辭也後漢書

言后好讀楚辭此傳又言讀楚辭不竟未聞其說

時有楚獄因證相引

楚獄楚王英之獄也因蓋囚字之誤後漢書作囚相證引此誤

倒其文耳

且先帝言諸王財令半楚淮陽王

財猶僅也言諸子封國僅及楚淮陽

之半耳先帝下言字宜移於淮陽王之下屬下句讀之

吾自束修

束修言檢束修潔也論語云自行束修

身服大練繅裙

繅并絲繒也繒帛也繅者取其厚而堅緻

前過濯龍門上

濯龍園名也近北宮後漢書注引續漢志曰

車如流水馬如龍

後漢書龍上有遊字

蒼頭衣綠直領

直領二字後漢書作鞬字鞬臂衣也以縛左右臂令操事便也此直疑鞬

字之誤領字涉下句領袖而衍耳

但絕其歲用冀以默止謹耳

言抑絕其歲用經費以愧厲之冀欲以靜默止

其謹謹耳

女八

二五

今祭祀則受大官之牲郡國既珍司農黍稷

珍獻也言今祭

祀之費牲牲則受之大官黍稷又獻於司農

治母喪起墳微大

母即太后之母薈夫人也後漢書太夫人葬起墳微高

后親往來占視於內

占與覘同覘視窺觀也

梁夫人嫔

梁夫人嫔者梁竦之女樊調之妻漢孝和皇帝之姨恭

懷皇后之同產姊也初恭懷后以選入掖庭進御于孝

章皇帝有寵生和帝立為太子竇后母養焉和帝之生

梁氏喜相慶賀聞竇后竇后驕恣欲專恣害外家乃誣

陷梁氏時竦在本郡安定詔書收殺之家屬移九真後

和帝立竇后崩諸 員以罪惡誅放嬖從民間上書自訟
曰妾同產女弟貴入前充後宮蒙先帝厚恩得見寵幸
皇天授命育生明聖託體陛下爲竇憲兄弟所譖訴而
破亾父竦冤死牢獄體骨不掩老母孤弟遠徙萬里獨
妾脫身竄伏草野嘗恐歿命無由自達今遭陛下神聖
之德攬統萬機憲兄弟奸惡伏誅海內曠然各得其所
妾幸蘇息拭目更視敢昧死自陳父旣湮沒不可復生
母垂年七十弟棠等遠在絕域不知死生願乞母弟還
本郡收葬竦枯骨妾聞文帝卽位薄氏蒙達宣帝繼統
史氏復興妾自悲旣有薄史之親獨不得蒙外戚餘恩

章疏上天子感悟使中常侍掖庭令雜訊問知事明審
引見嬖對上泣涕賞賜累億嬖旣素有節行又首建此
事上嘉寵之稱梁夫人擢嬖夫樊調爲郎中遷羽林郎
將恭懷后遂乃改殯於承光宮葬而陵追諡竦爲褒親
愍侯徵還母及弟等及旣到皆封侯食邑五千戶君子
謂梁夫人以哀辭發家開悟時主榮父之魂還母萬里
爲家門開三國之祚使天子成母子之禮詩云世之不
顯厥猶翼翼思皇多士生此王國此之謂也

漢孝和皇帝之嬖

母之姊妹曰嬖禮
謂之從母見釋名

以選入掖庭

掖庭宮中署名也後漢書皇
后紀注永巷後改爲掖庭

爲家門開三國之祚

三國者梁竦傳云封子棠爲樂平侯棠弟雍乘氏侯雍弟翟單

父侯

列女傳補注卷八

女八

福山王餘葛炯夫校勘

美

列女傳補注敘錄一卷

漢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劉向編撰

第一卷

母儀傳

古列女傳頌義大序一篇小序七章頌一百單五章云劉歆撰大序見前

惟若母儀賢聖有智行為儀表言則中義胎養子

孫以漸教化既成以德致其功業姑母察此不可

不法

右係頌義小序頌見逐傳篇末

有虞二妃

棄母姜嫄

契母簡狄

啓母塗山

女錄

湯妃有娀

周室三母

衛姑定姜

齊女傅母

魯季敬姜

楚子發母

鄒孟軻母

魯之母師

魏芒慈母

齊田稷母

魯師氏母補

第二卷

賢明傳

惟若賢明廉正以方動作有節言成文章咸曉事

理知世紀綱循法興居終日無殃妃后賢焉名號

晉范氏母

魯公乘妣

魯漆室女

魏曲沃負

趙將括母

第四卷

貞順傳

惟若貞順修道正進避嫌遠別為必可信終不更
二天下之俊勤正潔行精專謹慎諸姬觀之以為

法訓

召南申女

宋共伯姬

衛宣夫人

蔡人之妻

女錄

黎莊夫人

齊孝孟姬

息君夫人

齊杞梁妻

楚昭貞姜

楚平伯嬴

楚白貞姬

衛宗二順

曾寡陶嬰

梁寡高行

陳寡孝婦

第五卷

節義傳

惟若節義必死無避好善慕節終不背義誠信勇
政何有險諛義之所在赴之不疑姜如法斯以為

必揚

右頌義小序

周宣姜后

齊桓衛姬

晉文齊姜

秦穆公姬

楚莊樊姬

周南之妻

宋鮑女宗

晉趙衰妻

陶荅子妻

柳下惠妻

魯黔婁妻

齊相御妻

楚接輿妻

楚老萊妻

楚於陵妻

女錄

第三卷

二

仁智傳

惟若仁智豫識難易原度天道禍福所移歸義從
安危險必避專專小心永懼匪懈夫人省茲榮名
必利

密康公母

楚武鄧曼

許穆夫人

曹僖氏妻

孫叔敖母

晉伯宗妻

衛靈夫人

齊靈仲子

魯臧孫母

晉羊叔姬

世基

曾孝義保

楚成鄭脊

晉圉懷嬴

楚昭越姬

蓋將之妻

魯義姑姊

代趙夫人

齊義繼母

魯秋潔婦

周主忠妾

魏節乳母

梁節姑姊

珠崖二義

郟陽友姊

京師節女

第六卷

女錄

四

辯通傳

惟若辯通文辭可從連類引譬以投禍凶推摧一切後不復重終能一心開意甚公妻妾則焉為世所誦

齊管妾媵

楚江乙母

晉弓工妻

齊傷槐女

楚野辯女

阿谷處女

趙津女媚

趙佛胥母

齊鍾離春

齊威虞姬

齊宿癩女

齊孤逐女

楚處莊姪

齊女徐吾

齊太倉女

第七卷

孽嬖傳

惟若孽嬖亦甚嫂易淫妒熒惑背節棄義指是為

非終被禍敗

夏桀末喜

殷紂妲己

周幽褒姒

衛宣公姜

魯桓文姜

魯莊哀姜

晉獻驪姬

魯宣穆姜

女錄

五

陳女夏姬

齊靈聲姬

齊東郭姜

衛二亂女

趙靈吳女

楚考李后

趙悼倡女

第八卷

續列女傳

周郊婦人

續仁智第十二

陳國辯女

續辯通第七

聶政之姊

續節義第十三

王孫氏母

續節義第十四

陳嬰之母 續賢明第十六

王陵之母 續節義第十九

張湯之母 續仁智第十八

雋不疑母 續母儀第十七

漢楊夫人 續賢明第十八

漢霍夫人 續孽嬖第十七

嚴延年母 續仁智第十七

漢馮昭儀 續節義第十八

右十二傳漢成帝前人而無頌

王章妻女 續仁智第十九

女錄

班女婕妤 續辯通第十七

漢趙飛燕 續孽嬖第四

孝平王后 續貞順第十一

更始夫人 續孽嬖第十八

梁鴻之妻 續賢明第十七

明德馬后 續母儀第七

梁夫人嫺 續辯通第十八

右三傳成帝同時人五傳後時人而皆班氏

前人或同時人竝無頌

崇文總目序

右列女傳劉向撰後漢班氏注按向作列女傳八篇
一曰母儀二曰賢明三曰仁智四曰貞順五曰節義
六曰辯通七曰孽嬖八曰傳頌

謹按列女傳頌義大序小序及頌或者皆以爲劉
向子劉歆作驥謹按隋書崇文總目及本朝曾校
書序則非歆作明矣然崇文總目則以續二十傳
無頌附入向七篇中分上下爲一十四篇并傳頌
一篇共成一十五篇今人則以向所撰列女傳七
篇并續列女傳二十傳爲一篇共計八篇今止依
此將頌義大序列於目錄前小序七篇散見目錄
中間頌見各人傳後觀者宜詳察焉嘉定七年甲
戌十二月初五日武夷蔡驥孔良拜手謹書

列女傳目錄序

女錄

七

劉向所敘列女傳凡八篇事具漢書向列傳而隋書及
崇文總目皆稱向列女傳十五篇曹大家注以頌義攷
之蓋大家所注離其七篇爲十四與頌義凡十五篇而
益以陳嬰母及東漢以來凡十六事非向書本然也蓋
向舊書之亾久矣嘉祐中集賢校理蘇頌始以頌義篇
次復定其書爲八篇與十五篇竝藏於館閣而隋書以
頌義爲劉歆作與向列傳不合今驗頌義之文蓋向之

自敘又藝文志有向列女傳頌圖明非歆作也自唐之亂古書之在者少矣而唐志錄列女傳凡十六家至大家注十五篇者亦無錄然其書今在則古或有錄而亡或無錄而在者亦衆矣非可惜哉今校讎其八篇及十五篇者已定可繕寫初漢承秦之敝風俗已大壞矣而成帝後宮趙衛之屬尤自放向以謂王政必自內始故列古女善惡所以致興亡者以戒天子此向述作之大意也其言大任之娠文王也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淫聲口不出敖言又以謂古之人胎教者皆如此夫能正其視聽言動者此大人之事而有道之所畏也顧今天子

之女子能之何其盛也以臣所聞蓋爲之師傅保姆之助詩書圖史之戒珩璜琬瑀之節威儀動作之度其教之者有此具然古之君子未嘗不以身化也故家人之義歸於反身二南之業本於文王豈自外至哉世皆知文王之所以興能得內助而不知其所以然者蓋本於文王之躬化故內則后妃有關雎之行外則羣臣有二南之美與之相成其推而及遠則商辛之昏俗江漢之小國免置之野人莫不好善而不自知此所謂身修故家國天下治者也後世自學問之士多徇於外物而不安其守其室家旣不見可法故競於邪侈豈獨無相成

之道哉士之苟於自恕顧利冒恥而不知反己者往往以家自累故也故曰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信哉如此人者非素處顯也然去二南之風亦已遠矣況於南鄉天下之主哉向之所述勸戒之意可謂篤矣然向號博極羣書而此傳稱詩芣苢柏舟大車之類與今序詩者之說尤乖異蓋不可攷至於式微之一篇又以謂二人之作豈其所取者博故不能無失歟其言象計謀殺舜及舜所以可脫者頗合於孟子然此傳或有之而孟子所不道者蓋亦不足道也凡後世諸儒之言經傳者固多如此覽者采其有補而擇其是非可也故爲之敘論

女錄

九

以發其端云編校館閣書籍臣會鞏

列女傳序

古列女傳八篇劉向所序也向爲漢成帝光祿大夫嘗趙后姊姊嬖寵時奏此書以諷宮中其文美刺詩書已來女德善惡繫於家國治亂之效者故有母儀賢明仁智貞慎節義辯通孽嬖等篇而各頌其義圖其狀總爲卒篇傳如太史公記頌如詩之四言而圖爲屏風云然世所行班氏注向書乃分傳每篇上下并頌爲十五卷其十二傳無頌三傳其同時人五傳其後人而通題曰向撰題其頌曰向子歆撰與漢史不合故崇文總目以

陳嬰母等十六傳爲後人所附予以頌攷之每篇皆十五傳耳則凡無頌者宜皆非向所奏書不特自陳嬰母爲斷也頌有齊倉公女等亦漢時人而秦已上女史見於他書而此顧不錄者猶衆亦不特周郊婦等四人而已頌云畫之屏風而史有頌圖在八篇中今直祕閣呂縉叔集賢校理蘇子容象山令林次中各言嘗見母儀賢明四卷於江南人家其畫爲古佩服而各題其頌像側然崇文及三君北遊諸藏書家皆無此本不知其傳果向之頌圖歟抑後好事者據其頌取古佩服而圖之歟莫得而攷已余讀向書每愛其文嘉其志而惜其所

序散亾脫繆於千歲之間幸存而完者此一書耳復爲他手竄疑於其真故弁錄其目而以頌證之刪爲八篇號古列女傳蓋凡以列女名書者皆祖之劉氏故云餘二十傳其文亦奧雅可喜非魏晉諸史所能作也故又自周郊婦至東漢梁嫔等以時次之別爲一篇號續列女傳余友介甫嘗譴余曰子政述諸狂女而成書証其君迂哉其所學也子何區區喜治之邪余以謂先王之俗旣熄學士大夫誦詩書修仁義進取當路之功有卓犖顯赫若不可攀者試窮其迹其不槩於聖人多矣然聖人之道亦未嘗廢狂狷也況女子哉且其所立其惡

者固足以垂家國之戒狂者雖未中禮義而壹志於善
行成於房闈使其皆遭先王之俗追琢其質而充其美
自家形國則雖列於賢妃治臣著之詩書可也余是以
閱其不幸而與向之舉於其君固有直諒多聞之益也
竊明而存之以告後世君子何尤焉嘉祐八年九月二
十八日長樂王回序竝撰

列女傳補注敘

列女傳補注者補曹大家注也古之注此書者隋志有
趙母高氏文選注有虞貞節惟大家之注至北宋猶存
見於史記正義選注所引凡有數處今不敢自名爲注

女錄

十一

故題曰補也照圖六歲而孤母林夫人恩勤鞠育教以
讀書嘗從燕閒顧照圖而命之曰昔班氏注列女傳十
五卷今其書亡如能補爲之注是余所望於汝也照圖
謹志之不敢忘分陰遄邁奄忽四七寸草盟心遂成銜
恤追省前言恒隕越以滋懼不揣愚蒙略依先師之誥
用達作者之意凡所詮釋將以通其隱滯取供唵諷至
於義所常行或傳記成文舊人已注則皆闕而弗論誠
知疏陋無能纂續前修庶幾念昔先人少酬明發之懷

補注成請天子辨析疑義時加訂正無隱乎爾竊所欣

慕焉嘉慶十年八月四日福山王照圖撰

列女傳補注敘錄一卷

子文虎字彭年號少蘭覆校

女文字順嬰號幼蘭覆校

海陽趙銘彝鳳崖覆校

女錄

十二

列女傳補注校正

棄母姜姬傳

汝居稷臧庸案居蓋后字之誤史記五帝本紀亦作汝后稷是古今文皆作后字也古天子諸侯

鄭注云汝居稷官猶此傳下文云其後世世居稷居

鄭大夫皆有君稱君之為言主也故夔亦稱后夔矣

稷之文當因此致誤稷為天官故有君稱

后稷之文其來已久考證之說蓋未可從

頌懼棄於野庸案野乃隘字之誤隘與野俗音相近

也一恤畢皆脂類隘从益聲屬支類古支脂通

鄒孟軻母傳

師事子思庸案子思大壽然以年計之孟子終不及師事也史記以為師事子思之門人是

孟子曰不敬庸案庸著拜經日記向以敬為衍字淺人妄增入

周南之妻傳

王室如毀庸案毀恐即燬之省借字也

宋恭伯姬傳

使下而有知庸案下當為死字之譌謂先君宣公也

周幽褒姒傳

褒姒滅之庸案威古滅字毛詩古文故作威僻魯詩今文故作滅毛傳以今證古故曰威滅也

魯之母師傳

使明請夫人王念孫案明請二字義不可通明疑朝之誤

周南之妻傳

頌凡事遠周念孫案周當為害上文害字凡兩見是其證隸書害字或作咎與周相似又涉

上文周南而誤

晉趙衰妻傳

與人勤於隘厄

念孫案困厄字古通作隘疑此文本作與人勤於隘厄字因誤入正文

後人竊記厄字因誤入正文耳古無以隘厄二字連用者

魏曲沃負傳

關雎起興

念孫案文選注引此起興作預見是也漢書杜欽傳贊曰庶幾乎關雎之見徵後漢

書揚賜傳曰康王一朝晏起關雎見幾而作曰見徵曰見幾卽此所謂預見也今作起興者後人不鹿魯

詩之義而妄改之耳王伯厚詩考引此尙作預見

乘居匹處

念孫案乘居之義與經言乘馬乘禽乘矢乘壺之屬小有不同彼謂四此謂二也方

言曰飛鳥曰隻鴈曰乘廣雅曰匹乘二也乘居猶匹處耳鴻烈秦族篇云關雎興於鳥而君子美之爲其

女校

二

雌雄之不乘居也義與此同今本乘誤作乖爾雅翼引此已誤

齊孝孟姬傳

母醮房之中

念孫案當作母醮之房中

梁節始姊傳

子在內中

念孫案內中之中非衍文古者謂室爲內書大傳曰天子堂廣九雉三分其廣以二

爲內五分其內以一爲高史記淮南傳曰閉太子使與妃同內漢書鼂錯傳曰家有一堂二內是也內中

室中也韓子內儲說篇曰燕季好遠出其妻私

有通于士季突至士在內中史記封禪書曰有芝生殿房內中續外戚世家曰文叵匿內中牀下漢書武帝紀曰甘泉宮內中產芝顏籀曰內中謂後庭之室

也

齊宿瘤女傳

性明而仁瑞辰案路史注引作性敷而仁

契母簡狄傳

與其妹娣浴於元邱之水瑞辰案路史引作媯妹浴於元邱之水今本作與其

妹娣誤也又案妹娣一人耳呂氏春秋音初篇云有城氏有二佚女鴻烈墜形訓云有媯在不周之北長

女簡翟少女建疵注云簡翟建疵娣妹二人皆謂簡翟與其妹為二史記三人行浴三當為二之譌補注

分妹娣為二似誤

立子生商瑞辰案呂氏春秋音初篇注引詩亦作立子生商無帝字

啓母塗山傳

既生啓辛壬癸甲啓呱呱泣瑞辰案路史注引列女傳言娶四日而去治水

啓既生呱呱據此是古本辛壬癸甲下當作禹去而治水啓既生呱呱泣云云今本誤以既生啓移於辛

壬癸甲之上又以禹去而治水誤移於啓呱呱泣之下遂覺別有異說矣又案頌以辛壬癸甲禹往敷土

接於維配帝禹之下是謬劉向亦謂娶四日而往治水今本實有譌脫矣又案路史后趙注趙列女傳作

嬌亦今本所無

本所無

夏桀末喜傳

末喜者夏桀之妃也瑞辰案路史復伐蒙山得妹喜焉注引列女傳以為有施得之

鞮其頭瑞辰案路史注引作絡其頭

魯季敬姜傳

君子有穀貽厥孫子胡承珙案毛詩貽作詒無厥字陸德明釋文云本或作詒厥孫

子詒上孫子皆妄加也元朗蓋未考此傳

魏芒慈母傳

君子以一儀養萬物

承琪案說苑反質篇養作理

晉羊叔姬傳

貪棼無期

承琪案期度也呂氏春秋懷寵篇改斂無期高誘注云期度說文度法制也

衛宣夫人傳

請願同庖

承琪案范處義逸齋詩補傳引此作願請又此句下有夫人曰惟夫婦同庖八字此

脫御覽引又脫夫人曰三字故補注疑為注文其實卽傳文也

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

承琪案王應麟詩考

引列女傳匪作非今本仍作匪蓋後人據毛詩改耳又衛宗二順傳引我心匪石匪亦當作非

息君夫人傳

豈如死歸于地下哉

承琪案逸齋詩補傳引歸作并據上文云生離于地上下文引

女校

五

詩數則異室虎則同穴然則作并於文義為長

魯秋潔婦傳

當所悅馳驟揚塵疾至

承琪案所疑忻字或訛字之誤又引詩惟是福心是以為

刺毛詩惟作維王應麟詩考載石經魯詩殘碑正作惟此亦一證

楚野辨女傳

周書曰毋侮鰥寡而畏高明

承琪案今尚書洪範作毋虐焚獨釋文云馬本

作凶侮史記宋世家作毋侮鰥寡與此同困學紀聞載大傳所引洪範文作毋侮矜寡矜古通鰥

齊女徐吾傳

詩曰辭之輯矣民之協矣

承琪案毛詩協作洽此與襄三十一年左傳引詩同

嚴延年母傳

冬月傳屬縣囚論府下承拱案漢著作會論府

明德馬后傳

常言繼嗣當時而立承拱案姚氏後漢書補逸引司馬

嘗臨御窻牖又車如流水馬如龍范書作馬如游龍東

觀記亦無游字

魯季敬姜傳

物者所以治蕪與莫也洪頤焄案物當是忽字之譌忽

總義故忽可以為都大夫

楚莊樊姬傳

得無飢倦乎頤焄案飢倦當作飢倦漢書司馬相如傳

與下文俱作飢倦者淺人所改

六

宋鮑女宗傳

以事夫室澈漠酒禮頤焄案下文兩言夫室此當以

澄漠酒禮言其清也禮運曰澄酒在下

陶荅子妻傳

荅子治陶三年頤焄案陶即定陶史記越世家范蠡止

陶榷侯列傳復益封陶索隱曰陶即定陶也

棄母姜嫄傳

鳥偃翼之牟房案偃當作嫄同聲假借字也釋名云

覆嫄古字通用本妻齊威虞姬傳柳下覆寒女詩巷伯

毛傳作柳下惠嫗不逮門之女其明証也樂
記嫗覆育萬物嫗覆皆以體親之意

魯季敬姜傳

鼈於人何有房案國語無人字於何有言非難
得之物不足吝惜也韋注不明

鄒孟軻母傳

此非吾所以居處子房案處子猶言幼子幼子未成人
者隨習俗而變故當擇所居也易

象下傳虞注曰凡士與女未用
皆稱處選注引作居子處者非

魯黔婁妻傳

不戚戚於貧賤不忻忻於富貴房案陶潛五柳先生
傳贊引作黔婁之言

楚老萊妻傳

可以療饑房案療毛詩作樂
此與韓詩外傳同



魯臧孫母傳

是善告妻善蒼母也房案上善字衍文
涉下善字而誤

魯公乘姒傳

吾豈以欲嫁之故數子乎房案數謂責讓之也
數謂數其不習

於禮不違於人事也子皮絳其以欲
嫁之故而數之姒自言非此之故也

魏曲沃負傳

周之康王夫人晏出朝房案夫人二字不衍朝字衍也
禮夫人雞鳴佩玉去君所非出

朝也觀虞貞節注
及漢杜欽傳可知

楚野辨女傳

妾已極矣房案釋詁曰極至也辨女自言妾已先至
其地故責大夫之僕後至而不少引御也

周幽褒姒傳

閻童妾遭棄而夜號

房案妾字下疑脫之女二字

晉獻驪姬傳

小臣舛之

房案之字疑衍文

齊季孟姬傳

結其衿縹

房案補注縹綉也本爾雅釋器文婦人之禕謂之縹縹綉也孫炎以為悅巾郭氏以為香

縹据本傳下文一云夙夜無怠尔之衿縹又云夙夜無怠尔之衿縹則以縹縹為一物矣似當用韓詩縹帶也

於義為近見文選思元賦注引

梁鴻之妻傳

妻每進會舉案齊眉

房案補注案几屬本說文然進會所舉是案屬非几屬也急就章顏

八

師古注曰無足曰鞮有足曰案所以陳舉會也蓋案二字互文則異散文則通案上會以及此文進會舉案

進會漢書外戚傳曰親奉案上會以及此文進會舉案皆指案而言非指几屬也周官司几筵疏曰阮湛云几

長五尺高尺二寸廣二尺馬融以為長三尺据知几非微小之器進會者斷無竝几舉之理內則御者舉几

乃言長者既坐舉几進之使憑以為安非進會也進會所舉猶今之持承案矣認行案此條辨則辨矣愚意以

為案仍是几非案屬也顏注謂有足曰案似與案異今坑上安几形制亦矮小舉之非難伯鸞清簡不必有五尺長几也

魯黔婁妻傳

頌不求豐美補注美字失韵

王紹蘭按美當為眷字之誤也傳云甘天下之淡味

安天下之卑位故頌云安賤甘淡不求豐養也傳又云

先生有時會不充口衣不蓋形夙則手足不斂旁無酒

丙生不得其美夙不得其榮何樂於此而謚為康乎美亦當為眷與形榮康為韵

魯臧孫母傳

言取郭外萌內之於城中也紹蘭按萌者民也周秦書城中猶言四鄙入保也補注蓄聚疏材之說似迂多謂民為萌取郭外民內

魏曲沃負傳

王亂於無別紹蘭按於當為從字之誤也亂從謂亂順左氏昭五年傳使亂大從孔疏引服虔注云使亂大和順之道哀二年傳鄭勝亂從亦謂亂順是列女傳所本下云從亂無別從字未謬而又誤倒其文然可為亂於本作亂從之證

陳寡李婦傳

備吾不還紹蘭按備字難解疑當作倘形之誤也魏節乳母傳乳母倘言之是其比

淮陽太守以聞漢李文皇帝高其義補註漢地理志陳

屬淮陽國是不為郡矣而云太守者或孝文帝時曾改

為郡而史缺歟不則太守二字誤也漢字後人妄加之

紹蘭按太字衍文守字不誤漢書文帝紀有淮陽守申屠嘉嘉本傳云季惠時為淮陽守季文元年舉故以二千石從高祖者悉以為關內侯會邑二十四人而嘉會邑五百戶十六年遷為御史大夫百官公卿表季文十六年淮陽守申屠嘉為御史大夫然則守即二千石二千石郡國皆有高五王傳云始悼惠王得自置二千石即其證故淮陽國亦得有守此傳當云淮陽守以聞蓋即嘉也至太守之稱始於景帝中二年知太為衍字矣

蓋將之妻傳

以為卿而使別治蓋句君子謂蓋將之妻紹蘭按戎伐蓋以蓋將之

弟為卿使別治蓋文讀自明補注以別治絕句似誤

齊宿瘤女傳

盛服而衛遲其至也宿癩駭宮中

紹蘭按遲其至也承上讀自遲遲者頤也

說文立部頤待也經典省文作頤魯有樊頤字遲明遲

有頤待之義此傳謂諸夫人盛服而衛頤其至也宿癩

駭宮中者謂宿癩駭宮中之文飾盛服故下云桀紂不

自飾以仁義習為苛文造為高臺深池後宮蹈綺穀弄

珠玉是其所所以駭也又云於是諸夫人皆大慙慙其盛

服而衛也及宿癩為后閔王出令卑宮室填池澤損膳

減樂後宮不得重采更知宿癩初至宮中而駭由此也

然則宿癩駭宮中非宮中駭宿癩其義甚明且宿癩駭

狀可嗤故下文言諸夫人皆掩口而笑左右失貌不能

自止若宮中駭宿癩則掩口失貌皆贅文

王孫氏母傳

袒右補注袒衣縫解也

紹蘭按說文人部但袒也但褻即戰國策韓非子所謂徒褻袒

右之袒但為正字袒則假借字衣部袒衣縫解也即

內則所謂衣裳綻裂袒縱古今字與但褻之義不同

班女婕妤傳

求供養於東宮寡李之行也

紹蘭按李當為李字之誤也寡李即陳寡李婦專心

養姑班婕妤求供養皇太后於長

信宮其事正同故云寡李之行也

漢趙飛燕傳

砌皆銅沓補注砌階砌也外戚傳作切沓合也以銅合

其砌縫

紹蘭按漢書外戚傳作切皆銅沓冒師古以切為門限沓為冒其頭是也說文木部榻限也从

木屑聲尸部屑動作切切也齒部牖齒也榻限也从

讀若切爾雅釋器骨謂之切釋文切木或作牖是古音

屑近切故漢書假切為牖謂門限也金部錯以金有所

冒也沓即錯之省文切為門限故可以銅沓為冒若階

砌則不得言冒矣且下文自玉階別為一事更知切非

階砌廣雅云限謂之丞秩庀麟砌也砌即切之俗體是

亦以切為門限也沓有合訓但銅沓

冒取從上冒合為義非合縫之謂

黃金塗補注塗路也言中庭之路以黃金為飾

紹蘭按外戚傳

切皆銅沓冒黃金塗師古曰塗以金塗銅上也然則傳
謂以銅沓冒切上又以黃金塗銅沓上也霍光傳云作
乘輿輦加畫繡網馮黃金塗章絮薦輪轡獸馱馱黃金
塗於網馮薦輪之間則塗非路可知故如淳曰網亦馮
馮所以馮者也以黃金塗飾之師古曰以繡為馮馮而
黃金塗輿輦也皆不以塗為路說文金部錯金塗也塗
即塗之正字明塗為塗飾之塗非塗
路之塗矣黃金塗今俗云鍍金是

